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六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龔輝遠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牧守部

褒寵第二

後周李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有能名考績為最文帝賜書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中有

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

隋梁彥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悅其能乃下

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

隋梁彥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悅其能乃下

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疑遠布
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聲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
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
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
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

樊叔畧開皇初為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帝降璽書
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

者邵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高祖幸雒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帝命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帝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賜物三百段下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楊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高祖幸雒陽賢通來朝帝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善政深副朕懷

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決滯獄令行禁止稱為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房恭懿開皇中為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復

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高祖甚異之復賜帛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帝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且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案牘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

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慕容三藏為廓州刺史百姓愛悅高祖聞其能屢有勞
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醞醐奉獻齋物百段

樊子蓋開皇中為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
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梁
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
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

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表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

段太守如故其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焚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繇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道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詢治績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德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

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盖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陲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違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盖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柳儉仁壽中為沔州刺史坐事免職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從幸雒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煬帝以其清賜絹五百疋

王仁恭大業中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煬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

唐陳君賓貞觀初為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官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

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
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
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為
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
乏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
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營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
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
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通相安

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賣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虞凶年二則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敦慈仁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勅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為太府少卿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部

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
大任使以伸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
明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
尋閱也

鮮于紹為隆州刺史高宗儀鳳中為同州刺史仍賜絹
二百疋賞清廉也

李君球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
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姚璠神功初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璠屢有發摘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璠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廼眷蜀中毗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

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
念德聲良深嘉尚宣布瑯琊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房頴叔為相州刺史大厯中以善政聞璽書褒美

王方義為廣州都督南海珍物秋毫不犯境內清肅則
天手制褒之曰朕以卿厯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
聞實堪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
政也

敬暉為雒州長史則天幸長安令暉兼知副留守事在

職以幹理聞聖書勞勉

韋承慶歷豫虢二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

畢構為益州長史先天元年以政聲召至玄宗賜衣一

襲帛五十疋

成大琬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太上皇命有司頒賞諸
州朝集使有善政者遂以大琬為陝州刺史陸餘慶魏
州刺史單思遠宋州刺史劉知柔澤州刺史岑翔等各
賜物一百段

盧從愿開元四年為蔡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奏課
為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
鄭白引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
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
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
中歎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收藏
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故茲巡省不憚祁

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珠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閑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辨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張嘉貞開元十七年為定州刺史將行玄宗自賦詩詔
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到州一年以疾上表乞就東都
鑿療及至都目瞑無所見帝令鑿人田休祐馳傳療之
盧奐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
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
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

不墜家風

與懷慎
之子也

韋虛心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七年詔贈揚

州大都督喪事官給恩甚優厚

崔圓以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
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圓
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
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牙
帳咸如宿設帝甚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
度使如故帝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後為汾州刺史
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崔灌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
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
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賜兩季俸
祿兼侍御史以灌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

楊承仙大厯初為懷州刺史自天下兵興懷州當四戰
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精力以慈愛
理之同其苦甘流人自占歲盈數萬奏課第一及終朝

廷優重贈太子少府

張延賞為河南尹勤身率下政尚簡約數年間流庸歸附詔書褒美

張鎰為亳州刺史大歷十二年以為壽州刺史特加五階褒善政也

薛珏大歷中歷楚碭陳三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碭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

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

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藜林之間為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饑聚徒於陽羨西山其地接宣城逼之則鳥散磧谷綏之則公行寇掠累歲為四境之患莫能剪除栖筠既至部設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是郡界無

犬吠之驚遂脩俎豆之儀習鄉飲之禮而人知敬讓理
行尤異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官吏耆老等請
立碑頌德焉

馮炫為潤州刺史建中初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
右庶子

李佐為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

韋滌為涇陽令貞元二年以滌起復饒州刺史滌理涇
陽有政績故擢焉俄以疾終賜越州都督賜絹百疋遣

中使吊之

吳湊為京兆尹貞元中以能政加簡校兵部尚書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位有善政加簡校兵部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簡校司勳郎中

魏懿文為邵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懿文有善政加簡校司門郎中

羅珣為廬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珣有政能加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

王礎為黔中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卒廢朝一日贈陝州大都督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增于曠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上尋加檢校國

子祭酒及卒故加追贈焉

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常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
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故就賜金
紫

范傳正為歙湖蘇等州刺史以政事修理聞元和中擢
為宣歙觀察使

李愬元和中為坊晉二州刺史以治行理特異詔加金紫
王為為婺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

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眾黨項圍州
攻城欲陷悅防拒凡二十七日乃退十五年六月加金
紫光祿大夫

趙榮國為宥州刺史敬宗寶曆元年加簡校右散騎常
侍寵脩城池之功也

裴誼為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誼理行尤異賜金
紫

劉源為銀州刺史太和七年就加簡校國子祭酒旌營
田積粟之功也

裴及為曹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為安南都護長於吏術開成中詔諭南蠻諸首領
摠發忠言願納賦稅及奏廢珠池復生珠加簡校左散
騎常侍

梁趙昶唐末為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留心
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昭宗嘉之命撰德政碑以旌

厥功

後唐孫岳天成初為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斂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潁人狀上聞明宗加岳簡校太保獎能政也

趙在禮天成初為天雄軍節度使度支奏大名府管內今年夏苗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宜降詔獎飾從之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衛團練使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樂勳天成中為果州團練使奏南充等五縣除舊管戶帳外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戶稅錢七千五百九十八貫勅旨宜加光祿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獎能政也

晉華溫琪為隸州刺史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作畢賜立紀功碑仍

加簡校尚書左僕射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白奉進為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聲政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簡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孫彥韜為密州刺史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谿以首為竹使甚著綏懷之譽及卒故有賞典旌焉

安叔干為滄州節度奏囹圄空詔曰安叔干折獄惟良化民有術治彼無訟使之知禁鳴抱息於砥路茂草生於園土求之古人何以臻此三載考績不忘明允之能

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道以斯為政良可嘉焉

王周為涇州節度奏前任弊事共二十六條已指揮停
廢勅曰王周佐國賢臣殿邦良帥戰伐之功顯著輯綏
之政尤彰昨者殄寇常山搃戎涇水安邊靜塞克施撫
馭之方察俗觀風盡去煩苛之弊備陳條件足驗公清
一方既洽於詠歌百姓頓期於蘇息王周宜賜詔獎飾
兼頒下諸道仍付所司周於勲臣中最高清慎累為劇
郡皆有聲績涇州屬張彥澤虐政之後民不堪命因寢

其無名科徭以章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審交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卒郡人聚哭於樞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有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撰

牧守部

公正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晁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執德不回謹身率下無黨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令行而禁止也漢制郡守課最者或入為公卿宣帝曰

使百姓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故有奉公不阿守法見憚抑強扶弱而志在無私以一警百而威克厥愛是以賞罰信而權寵莫能干政令行而豪右不能犯所以人從其化而吏不敢欺也詩曰剛亦不吐又曰好是正直其斯之謂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

欲屬託邑子兩人

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功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
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
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
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
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

屬委也

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

亂人治

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

罪

廉案也

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

聚為羣盜而繫廬江聖吏為部得也

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

每奏事至京師

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

聖未嘗不造門謝初

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

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

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

具謂酒食之具也

酒酣見其兄

子令出見顯等

曰此子揚州長史

言揚州部內長史也

材能駕下未嘗

省見

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狀也

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

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

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

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

對賜一卮之酒也

歲中廬江太守舉之

終得武之力助也

其守法見憚如此

後漢張酺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

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

為所侵寃聞其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
警百黼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
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

據字平卿

黎陽人也為侍御
史轉司隸校尉

韓演為河內太守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因亦
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

應順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
敢犯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

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繇是顯名

陳寵為廣漢太守時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
郴太僕順左馮翊

李恂為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

王堂為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誅堂以守正見稱

左雄順帝時為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嘗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

延篤為京兆尹時皇太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

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
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教授家巷

楊秉桓帝延熹中為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
濟陰太守以贓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
方刺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雒陽匡慮秉當窮
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絲單匡刺執法

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慙
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
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

馮緄為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桓
帝不納

蓋勳為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
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
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

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及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史弼為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候覽果遣諸生齎書請

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
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
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吏千餘人
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楊彪為京兆尹時黃門令王甫使門生王翹於郡界辜
摧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
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李燮為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

以實西園瘳上書陳諫辭義深切靈帝乃止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陳蕃為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趙謙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

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

魏楊阜為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崔林為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

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鮑勛文帝為太子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

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
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
擅縱具列上勛前任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
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
免勛官

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內官欲以事託
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特進
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捕下獄卞

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雒陽獄考竟而上
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
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奸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
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

以垂宿留

宿息救切
留力救切

繇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

常科輒送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
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
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

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

孟康為弘農太守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顏斐為京兆尹守正清已仰奉而已明帝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士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

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使吏不得明
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
分

陳泰為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
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晉張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
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上繇
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

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樂廣為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謚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謚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苟晞字道將為撫軍將軍兗州刺史有從母依之奉養

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官私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反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

劉弘為荊州刺史都督荆交廣諸軍事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

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
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

王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脩
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
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
復何以過之竟不遣

宋王韜之字長明為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送

資費錢韜之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顧覲之吳郡人為本郡太守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責今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時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降

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
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
莫不經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士出
為郡縣皆以苟賄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律下遠近
安悅焉後為丹陽尹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
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

陸子負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

假還葬父子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又當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貞不許義康聞而善之

顧憲之為巴陵王長史行南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竟陵王長史行發

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成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

南齊虞愿初仕宋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

梁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頒下諸州以為法

呂僧珍南兗州人為本州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

戚從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
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爾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
都解鄉人或勸徙解以益其私宅僧珍怒曰督郵官解
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

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項王甚有靈
驗遂於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
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

後魏楊津為定州刺史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繇鉅鹿人趙畧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畧舉家逃走津乃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一州愧服遠近稱之

李憲為趙郡太守時趙脩與共州里脩歸葬父母凡牧守已下畏之累跡唯憲能不為之屈時人高之

北齊彭城王洸為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洸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閤諮陳洸使告曰吾直道而行

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為言脩等慙悚
而退

李繪為高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
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
便入海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
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
繇此書

獨孤水業為雒州刺史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

婢弗得毀之於朝廷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瓊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嘗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繇啓口其子弟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繇得論地上事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安

知得民譽者非至公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
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時晉公護執政護母慶之姑也
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

韋總為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
富貴威福鄉里耶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
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見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

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
隋田式馮翊人也初仕周為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
不行武帝聞而善之

周搖初仕周為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皇
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晉州搖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
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
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
公尋拜豫州總管

梁毗為治書侍御史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
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繇是出為西寧州
刺史

榮毗字子諶開皇中為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
選良吏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俱
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
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
恐累公所舉素笑曰所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毗

在華州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絹百疋

敬肅為潁川郡丞時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

唐張鎮州同安人也武德中為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也鎮州乃多市酒穀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

之酣宴散髮箕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
泣謂親賓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為歡今日已後舒州
都督治百姓爾居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
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蘇良嗣為京師留守司農寺將市賣菓菜以收其利良
嗣駁之曰昔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
與下人爭利也遂止其事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

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
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爾今一貞死而萬
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
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
邪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
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
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
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

刺史

魏元忠檢校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託元忠答殺之

蘇瓌則天時為歙州刺史來俊臣坐事貶州叅軍天下懼其殘酷朝中近臣不復入用或致書託瓌瓌叱責使者棄書不發謂曰吾為州牧高卑有禮安能虧法令以待小人乎俊臣未到追還意甚恨之累遷汴州刺史司倉叅軍韋溫犯賊瓌繩而杖之及溫外戚用事義其公

直不敢中傷中宗神龍中瓌為京師留守鄭普思以術
至祕書監妖言惑眾聚黨岐隴之間將為亂瓌收而按
之其妻第五氏長於宮中昵附椒掖頗有制命特令放
免瓌固執不奉制及駕還京中宗屢欲宥之瓌抗議不
迴中宗以問中書令魏元忠對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
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

張柬之為襄州刺史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置法
無所縱捨

宋璟為黃門侍郎簡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饑饉時梁王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私封在貝州專使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源乾曜玄宗時為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當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

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憚而能引過在己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

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鮮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韓休為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嘗被支稅豪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

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是
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
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
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人于今稱
之

呂諲肅宗上元初為荊州節度使時申泰之為李輔國
所親以左道熒惑擢為諫議大夫於郡道州界置軍誘
引諸人納其金帛賞之以緋紫用囊中勅書賜衣以示

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剽掠村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之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贓鉅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之為之言於帝追泰之赴闕泰之見帝具言承鼎謀陷有詔加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按之譴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抗疏直其事上不納郢流建州論者重譴之公譴至江陵剛斷決事皆類此也士庶翕然重之承鼎竟雪泰之後流死於邊州

李勉為梁州刺史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
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故乃
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
譖言而殺不韋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
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
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
後為京兆尹先是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
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佞事動必求

媚每其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饍傾府吏以辦之及
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莫知先至者請於勉勉曰
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官
忝京尹軍容若至府庭豈敢不飾蔬饌朝恩竊聞而銜
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受替

呂希倩德宗初為夏州刺史時朔方節度使崔寧與宰相楊炎有隙炎令希倩伺寧過希倩與寧同力招撫黨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無綏邊材召歸朝以

為神武將軍

鄭珣瑜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德宗降誕日
慮珣瑜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齋印於路以往例告
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失時矣遂不
獻

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游
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
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充為京兆尹德宗下制百司及府縣有於禁門內諸
司追召人鞠聞者宜先奏聞於是充奏府縣庶務訊鞫
繁細若悉以聞奏既黷天聽且失罪人其賊盜奸犯樗
蒲鬪毆誘人妻妾債人財物及相言告者請仍舊追鞫
從之

吳湊德宗時為京兆尹于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坊市
倚勢強買謂之宮市人情無聊湊累上奏其弊又言故
事宮市是府縣常務近年已來中官始自市買今請每

有所要但勅下府縣令供送若亂入坊市取物恐小人
因緣為奸真偽難辨不然特置宮市所令中官謹厚者
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納又奏請減省掌閑曠騎
及所供飛龍內園芙蓉園并禁軍諸司雜供事力資課
繁冗等弊事帝多從之又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次薨
沒皆帝所深愛葬送之禮頗極奢侈徵召車牛載土築
墳妨百姓農務奏累奏其弊所親信及屬吏勸諭以奏
事頻煩干黷聖旨奏曰人主雖甚愛念太子公主然本

意最欲憂恤百姓今諫奏雖頻庶幾無過若因循不言上儻知侵擾百姓而長吏不訴必貽罪責湊前後諫奏雖不甚行然深蒙有識者稱美

裴胄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為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張仲方為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屬薛瑒之亂田承嗣蠶食薛嵩所

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

李遜為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旨外徵役遜皆不從後為越州刺史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己任故所至輒理

韋貫之憲宗時為湖南觀察使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州郡皆諷令拮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足异意遂率屬部內六州留錢以繼獻因是罷為太子詹

事分司東都

孔幾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幾不受託至郡禁絕賣人口又准詔禱南海神舊多令從事代祠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

柳公綽元和十四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

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三十匹衣黃衣者不下十
四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
人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宣傳行李將絕伏望
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絲是不告勞以言
直為北司所惡後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馬害圉人
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
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

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清廉方雅為政有聲雖權臣

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崔從為淮南節度使權揚州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
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緡錢以益公用從
至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
在此例從至一例以虛估請之

韓欽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
簿尉三百員繇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
補之欽既至桂州吏以嘗所為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

籍而前曰具員請補飲戒之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
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候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
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而豪家因厚其貲
以求邑宰飲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
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人以蘇活

後唐崔沂梁末為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為留守天下
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
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目以副留守合有

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遞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

晉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蒞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督皆有聲績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仁惠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書曰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絲漢以來循吏間作至於勤宣德讓專行寬厚哀此鰥寡賑其乏絕形惻隱之心術務平反於刑典掩覆道骸保全生物天厲之所及加之營卹

民賦之不登代其輸送雖復犯矯詔之義冒畫一之法亦無憚焉自非安仁而知義果行而邁德以博濟為已任者亦惡能及是哉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郵行書舍
如今之驛

館鄉官鄉
所治處也

以贍鰥寡貧窮者許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

假貧民

假請
給與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

冬夏至之日不
省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

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

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

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殽請隣里一笑相樂

一笑謂
相為歡

笑爾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德為宗正寬厚好施生

言好施思惠於
人而生全之

每行京兆尹

事多所平反罪人

反罪人使
從輕也

嚴詡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爾

後漢崔篆為王莽建新太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僵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

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
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
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太尹贖二千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王望為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
饑者裸行食草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
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不先表
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袁安為任城令永光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

帝感悟即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張酺為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按之以為令長受賊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
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

雒縣名古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

陰雨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
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
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
遂絕

蓋勲為漢陽長史領太守事時人饑相漁食勲調穀廩
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者千餘人

譚顯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
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
詔勿理

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
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

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爾書

嘉之繇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遺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以黃巾既平乃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焉

臣欽若等曰歌

其牧守具

謠頌聞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

謂相鉤連也

郡國所奏相

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却退也

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壤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孔融為北海相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而殯葬之

周昕為竹陽太守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魏陳矯為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杜畿為河東太守徵為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

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司馬芝為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吳滕裔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周處為楚內史簡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

鄧攸為吳郡太守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

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

李矩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卹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畱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祖逖為豫州刺史收葬枯骨為之祭醊

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

甘卓為梁州刺史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

二價州境所有漁池先常責稅卓不利其利皆給貧民
西土稱為惠政

虞潭為吳郡太守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
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

王渾為徐州刺史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饑默輒開倉賑給自上待
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孔沮為吳興內史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

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
買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
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買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
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繇是一境獲全既
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卹二郡賴之

王薈為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
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王蘊為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
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
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
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
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
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宋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畱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
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為江州

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

杜慧慶為交州刺史歲荒人饑輒以私祿賑之

南齊戴僧靜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
邊荒之情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
錢優評斛一百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

虞愿為晉平太守郡舊有蚘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

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崔元祖為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仲啟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北境隣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梁王國珍仕齊為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顧憲之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始興中武王憺為荊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

厲精為治廣關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又州大水江溢堤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遂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容數十人應募救焉其州民皆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木失田與糧種並賑賜之

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賑焉

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

鄱陽忠烈王恢為郢州刺史義興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部

境內治

安成康王秀為南徐州刺史州自崔慧景亂累被兵革戶民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又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暴至外司請依舊餽渡收其錢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又為荊州刺史時值水暴長頗損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管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又為郢州刺史先是夏

口嘗為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
夢數百人拜謝而退每冬月常作繻袴以賜凍者

陳慶之為司豫都督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
王志為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
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
粥於郡門以賑百姓民稱之不容口

張允為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

蕭景為兗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卹又餽粥於路以賦

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明山賓為青冀二州刺史太中正
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王瞻為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張稷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
政稱寬恕

陳宗元饒為南康內史以秬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
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後魏武昌王平原為齊州刺史歲頻不登齊民饑饉平
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
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等千餘
人詣闕頌之孝文覽而加歎

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賴貧口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境內遭水二麥不收上奏請貸民
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充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

韋珍為郢州刺史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驛
騾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
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
以所賜悉分之

樊子鵠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

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
獲安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卹
表請賑貸蠲其役賦

城陽王徽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
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
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救民災弊况我國家親近受
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

加安北將軍

裴佗為趙郡太守所得俸祿分卹貧民

裴宣為司州別駕上言曰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後道所有骸無人覆藏者悉命郡戍巡邏簡行埋掩并付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攝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薛真度為豫州刺史會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

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出州
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
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
量賑以聞

郭祚為青州刺史值歲不稔闔境饑饉矜傷愛下多所
賑卹雖斷決掩畱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於今思
之

裴慶孫為邵郡太守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

路邕為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
窘

閻慶胤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
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卹貧窮民賴以濟其部
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按慶胤自蒞
此郡惠政有聞又以已粟卹贍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
義如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貧賤又按齊州東魏郡太守

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符記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
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封叨為瀛州刺史
時乘寇亂之後百姓困乏四表求賑卹百姓賴之

武昌悼王鑒為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
加賑卹民賴以濟

楊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米
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

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一萬詔聽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少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飭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

北齊李元忠仕魏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其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累府君瓊曰余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簡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徐遠督楚州諸軍事遠為治務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

為經營皆得安立

崔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
周給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
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為政何
如對曰府君恩惠古者所無輿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
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容曰既稱恩化何須
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守牧

部有謠頌緣此二事
語意相二今亦兩收

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
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露暴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
豈仁者之為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
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蕭撫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
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二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
可撫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
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

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

隋乞伏慧封西河公為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簞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簞

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疫疾者景茂撒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高祖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後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

不能自存者

郭衍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高祖大善之

辛公義開皇中為陝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公義迎置廳事與之醫療後人有過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因畱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闔境之內呼為慈母

張須陁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知之而不責也

唐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平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

李裕天寶中為義陽郡守上言所部遭損戶一萬八百

三戶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

嗣曹王臯肅宗時為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時歲儉臯擅發倉賑州人而上聞詔書嘉之

竇思仁為華州刺史奏乏絕戶請以永豐倉米賑給之張延賞大厯中鎮揚州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彼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而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

蕭復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賙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削階受代親友言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馬燧為懷州刺史垂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

于頔貞元中為湖州刺史境土偏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收葬朽骨凡千餘所

袁滋貞元末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

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人甚愛之專以慈惠為本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賞之

陽城貞元末為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嘗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自是停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韓愈元和末為袁州刺史州毗以男女隸於人者愈悉

計庸值而償出之

高承簡為邢州刺史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戶
出其租

羅讓為福建觀察使甚著仁惠有以奴遺讓者讓訪其
所自曰本某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為官所鬻其畱者惟
老母爾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崔俊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
境隣部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

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貨流通

令狐楚為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連歲旱儉人至相食樂其惠化而無流亡者

王起太和中為河中節度觀察等使遇歲旱乃令定價計口出粟以濟民

狄兼謩為鄭州刺史屬歲荒百姓阻饑以常平義倉粟二萬二百石逐便賑給訖事上聞

張仲方太和末為京兆尹時將相以甘露事從累者皆

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盧均開元初為廣州節度使管內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均以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調惠困窮梁王敬堯唐末為潁川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於青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堯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為天平軍兩使畱後時鄆境再饑
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

晉高漢筠為亳州刺史有逃死百姓虛係稅錢二百緡
計司累訴不蠲歲使隣五代納漢筠在任三年以已俸
輸之其惠卹多如此類

楊彥詢為華州節度使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
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

安彥威為西州畱守屬連歲蝗旱河碓之間民多逐食

彥威多方撫諭未嘗繩之以法不忍去者亦大半焉至有殍者必遣人收其遺骸掩之以蘧蔭復有冥錢酒食奠而瘞之聞者美之

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之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平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於路則給以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後權領河南

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漢王周為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
民阻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
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周石仁贊為義州刺史言貧戶殘稅無可輸者臣以俸
代納之

安審琦為兖州節度使言四縣逃戶租稅臣自以粟帛
代納詔褒之

張昭瑀為博州刺史上言民饑欲賑貸詔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五